

(上) 集 作 創 方 東

種四十七第庫文方東

目次

白光·····	魯迅(一)
風·····	雪邨(一一)
私逃的女兒·····	雪邨(一七)
微聲·····	夢雷(二七)
啞叭的一個夢·····	夢雷(六一)
在六歲中發生的一件事——影·····	夢雷(六五)
微波·····	夢雷(七一)

白光

魯迅

陳士成看過縣考的榜，回到家裏的時候，已經是下午了。他去得本很早，一見榜，便先在這上面尋陳字。陳字也不少，似乎也都爭先恐後的跳進他眼睛裏來，然而接着的却全不是士成這兩個字。他於是重新再在十二張榜的圓圖裏細細地搜尋，看的人全已散盡了，而陳士成在榜上終於沒有見，單站在試院的照壁的面前。涼風雖然拂拂的吹動他斑白的短髮，初冬的太陽却還是很溫和的來曬他。但他似乎被太陽曬得頭暈了，臉色越加變成灰白，從勞乏的紅腫的兩眼裏，發出古怪的閃光。這時他其實早已不看到什麼牆上的榜文了，只見有許多烏黑的圓圈，在眼前泛泛的游走。

雋了秀才，上省去鄉試，一徑聯捷上去，……紳士們既然千方百計的來攀親，人

們又都像看見神明似的敬畏，深悔先前的輕薄，發昏……趕走了租住在自己破宅門裏的雜姓——那是不勞說趕，自己就搬的——屋宇全新了，門口是旗竿和匾額……要清高可以做京官，否則不如謀外放……他平日安排停當的前程，這時候又像受潮的糖塔一般，剎時倒塌，只剩下一堆碎片了。他不自覺的旋轉了覺得渙散了的軀體，惘惘的走向歸家的路。

他剛到自己的房門口，七個學童便一齊放開喉嚨，吱的唸起書來，他大喫一驚，耳朵邊似乎敲了一聲磬，只見七個頭拖了小辮子在眼前幌，幌得滿房黑圈子也夾着跳舞。他坐下了，他們送上晚課來，臉上都顯出小覷他的神色。

『回去罷。』他遲疑了片時，這纔悲慘的說。

他們胡亂的包了書包，挾着一溜煙跑走了。

陳士成還看見許多小頭夾着黑圓圈在眼前跳舞，有時雜亂，有時也排成異樣的陣圖，然而漸漸的減少，模糊了。

『這回又完了！』

他大喫一驚，直跳起來，分明就在耳朵邊的話，回過頭去却並沒有什麼人，彷彿又聽得嘴的敲了一聲響，自己的嘴也說道：

『這回又完了？』

他忽而舉起一隻手來，屈指計數着想，十一，十三回，連今年是十六回，竟沒有一個考官懂得文章，有眼無珠，也是可憐的事，便不由的嘻嘻失了笑。然而他憤然了，驀地從書包布底下抽出謄真的制藝和試帖來，擎着往外走，剛近房門，却看見滿眼都明亮，連一羣雞也正在笑他，便禁不住心頭突突的狂跳，只好縮回裏面了。

他又就了坐，眼光格外的閃爍；他目覩着許多東西，然而很模糊——是倒塌了的糖塔一般的前程躺在他面前，這前程又只是廣大起來，阻住了他的一切路。

別家的炊煙早消歇了，碗筷也洗過了，而陳士成還不去做飯。寓在這里的雜姓是知道老例的，凡遇到縣考的年頭，看見發榜後的這樣的眼光，不如及早關了門，

不要多管事。最先就絕了人聲，接着是陸續的熄了燈火，獨有月亮，却緩緩的出現在寒夜的空中。

空中青碧到如一片海，略有些浮雲，彷彿有誰將粉筆洗在筆洗裏似的搖曳。月亮對着陳士成注下寒冷的光波來，當初也不過像是一面新磨的鐵鏡罷了，而這鏡却詭秘的照透了陳士成的全身，就在他身上映出鐵的月亮的影。

他還在房外的院子裏徘徊，眼裏頗清淨了，四近也寂靜，但這寂靜忽又無端的紛擾起來，他耳邊又確鑿聽到急促的低聲說：

『左彎右彎……』

他聳然了，傾耳聽時，那聲音却又較高的複述道：

『右彎！』

他記得了。這院子，是他家還未如此彫零的時候，一到夏天的夜間，夜夜和他的祖母在此納涼的院子。那時他不過十歲有零的孩子，躺在竹榻上，祖母便坐在榻

旁邊，講給他有趣的故事聽。伊說是曾經聽得伊的祖母說，陳氏的祖宗是鉅富的，這屋子便是祖基，祖宗埋着無數的銀子，有福氣的子孫一定會得到的罷，然而至今還沒有現。至於處所，那是藏在一個謎語的中間：

『左彎右彎，前走後走，量金量銀不論斗。』

對於這謎語，陳士成便在平時，本也常常暗地裏加以揣測的，可惜大抵剛以爲可通，却又立刻覺得不合。有一回，他確有把握，知道這是在租給唐家的房底下的了，然而總沒有前去發掘的勇氣，過了幾時，可又覺得太不相像了。至於他自己房子裏的幾個掘過的舊痕跡，那却全是先前幾回下第以後的發了怔忡的舉動，後來自己一看到，也還感到慚愧而且羞人。

但今天鐵的光罩住了陳士成，又輕輕的來勸他了，他或者偶一遲疑，便給他正經的證明，又加上陰森的催逼，使他不得不又向自己的房裏轉過眼光去。

白光如一柄白團扇，搖搖擺擺的閃起在他房裏了。

『也終於在這裡』

他說着，獅子似的趕快走進那房裏去，但跨進裏面的時候，便不見了白光的影踪，只有莽蒼蒼的一間舊房，和幾個破書桌都沒在昏暗裏。他爽然的站着，慢慢的再定睛，然而白光却分明的又起來了，這回更廣大，比硫黃火更白淨，比朝霧更霏微，而且便在靠東牆的一張書桌下。

陳士成獅子似的奔到門後邊，伸手去摸鋤頭，撞着一條黑影，他不知怎的有些怕了，張惶的點了燈，看鋤頭無非倚着。他移開桌子，用鋤頭一氣掘起四塊大方磚。蹲身一看，照例是黃澄澄的細沙，揥了袖爬開細沙，便露出下面的黑土來，他極小心的，幽靜的，一鋤一鋤往下掘，然而深夜究竟太寂靜了，尖鐵觸上的聲音，總是鈍重的不肯瞞人的發響。

土坑深到二尺多了。並不見有甕口，陳士成正心焦，一聲脆響，頗震得手腕痛，鋤尖碰着什麼堅硬的東西了；他急忙拋下鋤頭，摸索着看時，一塊大方磚在下面，他

的心抖得很利害，聚精會神的挖了那方磚來，下面也滿是先前一樣的黑土，爬鬆了許多土，下面似乎還無窮，但忽而又觸着堅硬的小東西了，圓的，大約是一個銅錢，此外也還有幾片破碎的磁片。

陳士成心裏彷彿覺得空虛了，渾身流汗，急躁的只爬搔；這其間，心在空中一抖動，又觸着一種古怪的小東西了。這似乎約略有些馬掌形的，但觸手很鬆脆。他又聚精會神的挖起那東西來，謹慎的撮着，就燈光下仔細的看時，那東西斑斑剝剝的像是爛骨頭，上面還帶着一排零落不全的牙齒。他已經悟到這許是下巴骨了，而那下巴骨也便在他手裏索索的動彈起來，而且笑吟吟的顯出笑影，終於聽得他開口道：

『這回又完了！』

他凜然的發了大冷，同時也放了手，下巴骨輕飄飄的回到坑底裏不多久，他也就逃到院子裏了。他偷看房裏面，燈火如此輝煌，下巴骨如此嘲笑，異乎尋常的怕

人便再不敢向那邊看他躲在遠處的簷下的陰影裏，覺得較為平安了但在這平安中，忽而耳朵邊又聽得竊竊的低聲說：

『這裏沒有……到山裏去……』

陳士成似乎記得白天在街上也曾聽得有人說這種話，他不待再聽完已經恍然大悟了。他突然仰面向天，月亮已向西高峯這方面隱去，遠想離城三十五里的西高峯正在眼前，朝笏一般黑魘魘的挺立着，周圍便放出浩大閃爍的白光來。而且這白光又遠遠的就在前面了。

『是的，到山裏去！』

他決定的想，慘然的奔出去了。幾回的開門聲之後，門裏面便再不聞一些聲息。燈火結了大燈花照着空屋和坑洞，畢畢剝剝的炸了幾聲之後，便漸漸的縮小以至於無有，那是殘油已經燒盡了。

『開城門來——』

含着大希望的恐佈的悲聲，游絲似的在西關門前的黎明中，戰戰兢兢的叫喊。第二天的日中，有人在離西門十五里的萬流湖裏看見一個浮屍，當即傳揚開去，終於傳到地保的耳朵裏了，便叫鄉下人撈將上來，那是一個男屍，五十多歲，身中面白無鬚，『渾身也沒有什麼衣褲。或者說這就是陳士成，但鄰居懶得去看，也並無屍親認領，於是經縣委員相驗之後，便由地保擡埋了。至於死因，那當然是沒有問題的，剝取死屍的衣服本來是常有的事，夠不上疑心到謀害去，而且件作也證明是生前的落水，因為他確鑿曾在水底裏掙命，所以十個指甲裏都滿嵌着河底泥。

風

雪邨

死一般沈寂悽慘的冬夜裏，除了呼呼的風聲，什麼也沒有。地上一切動物，都冷得縮了頭睡着，做他們的好夢。祇有那不耐冷的雄雞，他希望天明的心理，比誰都切。所以纔交半夜，便伸頸拍翼發出喔喔的啼聲。他四鄰的同伴，驀然間聽得，也覺自己睡得太久了；便你吹我唱接二連三的啼起來。

呼呼的風聲，從昨天晚上起，一刻也沒有停息，這時便帶着一羣的雞聲，來幫助他的示威運動。這可怕可驚的聲音的一分子，無意之中，竟傳到了一個婦人的耳鼓裏。

她睡在一張沒有帳幔的牀上，被這些風聲和鷄聲促醒，從被中伸手去摸那睡在她身邊的孩子，生怕他遺尿在牀上，輕輕的提了他出來。這一提不打緊，却把他

在饅頭鋪門首捧着大嚼的許多饅頭，散了滿地，便哇的一聲哭出來了。爲了這一聲哭，那蜷伏着睡在牀裏的男子，也醒了一半，含糊的問道，『是什麼時候了？』

『雞聲這般噪鬧，恐怕是半夜過了；』她輕輕的對他說。

孩子的哭聲也住了；半醒的男子，仍然去繼續他沒有完的夢；但是她還沒有睡着。

停了半晌，她輕輕的去推他。

『是時候了！福生的爺！』伊喊他說。

『什麼？』他含糊的問她。

『你不是說，昨天去遲了一刻，菜蔬差不多被人家販完了麼？』她說。『聽呵！雞聲這般的喧鬧，大約有四更天了！請你趕快起來罷！』

他便伸了伸腿，再用手去揉他的眼。

『阿呀！風聲這樣大，叫我怎麼出去呢？』他很驚惶的樣子說。

『但是……』她回答說，『福生的爺！你爲了我們的肚子餓，不能不出去呵！』

他沒有什麼話說，便窸窸窣窣的起來，着他的衣服。她擦了一根火柴，燃着那一盞洋鐵的火油燈，霎時把這小小的房間裏，照着通明了。

她依舊躺在牀上，說：『昨天晚上剩的半碗冷飯，請你帶去做早餐罷。』

她答應着，便尋了一盞油紙的燈籠，把燭燃着，接着吹熄了火油燈，懶懶的趑出這小房間。

她又喊着說：『你把門帶上就是了，我不久也就起來。』

他開了門，便出去了。

過了一回，她又聽得開門的聲音。

『誰開門？』她高聲的問。

門關上了，也沒有回答。腳步的聲音。接着進了這小房間，可是沒有什麼燈火。

『福生的爺又回來了麼？』她說。

『今天是不去定了！』他把紙燈向地上一摔，很沒有興致的說。『風這般大，紙燈也給吹熄了，我又不慣駕舟的，這樣的天怎麼可以去得？』

『但是……』她很可憐的樣子說，『你昨天做了一天的生意，祇賺得四五十個錢，不夠糴半升米，今天喫什麼呢？福生的爺請你勉強點兒罷！』

他唉聲嘆氣了一回，又摸着火柴，擦了一根，把摔在地上的紙燈燃着，縮手縮腳的出去了。

她躺在牀上，終久沒有睡着。四面喔喔的雞聲，一回鬧一回靜的過去。她望望屋頂的天窗，見熹微黯澹的晨光，纔從那又碎又黑的玻璃，透進了一點。她便給她的孩子睡着，自己也起了牀。

她捧着牀前的一大堆衣服，汲水去洗。她想趁太陽沒有出來以前，洗乾淨了曬出，到晚上可以把這些乾燥的衣服，去送給在等他着的各人，向他們要少許的錢。

她兩隻手一上一下的把衣服搓擦着，她的一顆心，也一上一下的想着：

她聽着外面的風聲，到此刻還沒停息，而且越利害了。她非常之後悔，不該生生的逼着他出去，冒這般大險。倘使有些意外，她和她的兒子，去靠着誰呢？倒不如挨了一天的餓，也沒什麼。況且他駕舟的本領，又不十分高的呢！

但是她又自己安慰着自己，她想這是萬萬沒有的事。昨天晚上，風也很大，他不是太太平平的回來麼？但願皇天祖宗保佑他，今天也一樣平安的回來。

她又想着他從前在雜貨鋪裏當夥友的時節，何等安逸；雖然辛俸不多，却不要冒這般的險。自從今年夏天歇業以後，逼得他那麼困難。唉！我們的命，為什麼這樣苦呵！

她接着想到春天瞎子的話，說他過了明年的立春，就會交着好運。但願有人再請他去當夥友，——像他的本領，就當經理，也沒有什麼不可以的，——以後就使發財，也決不再幹這等辛苦冒險的事業。我們只要不天天挨餓，能夠把福生哄大，